

宗教与哲学

Religion and Philosophy

VOL.5

第五辑

金 洋 赵广明 / 主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宗教与哲学

第五辑

VOL.5

金 泽 赵广明 / 主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宗教与哲学. 第5辑/金泽, 赵广明主编. —北京: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6. 1

(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97 - 8729 - 8

I. ①宗… II. ①金… ②赵… III. ①宗教哲学
IV. ①B9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2221 号

·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·

宗教与哲学(第五辑)

主 编 / 金 泽 赵广明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袁卫华

责任编辑 / 范 迎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(010)59367215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(010)59367081 59367090

读者服务中心(010)59367028

印 装 /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6.5 字 数: 416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8729 - 8

定 价 / 89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宗教哲学

- 宗教论 叔本华 著 徐梵澄 译 / 3
- “人是目的”：一个有待澄清的康德命题 李秋零 / 32
- 从灵魂观到性命说
- 汉语语境下伊斯兰思想的译介及诠释 杨桂萍 / 41
- 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角度看约翰·希克宗教多元论
- 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李彦仪 / 70
- 理性论证的基础：道德原则，还是爱的精神
- 论黑格尔对康德理性体系突破的起点 尚文华 / 99

经典诠释

- 从两篇对话看外来宗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李存山 / 119
- 神性探索的新模式
- 麦奎利的辩证有神论 何光沪 / 144
- 王安石政治哲学发微 梁 涛 / 154
- 谁之“思” 何种“位”
- 儒学“思不出其位”之中的“政治”与“心性”向度 ... 陈立胜 / 177
- 荀学中人类知性的运用及其限度 杨春梅 / 206
- 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》的意义治疗学 林安梧 / 215

思想视野

儒家通三统的新形式和北美阿米什人的社团生活

——不同于现代性的另类生活追求 张祥龙 / 237

“随方设教”义疏 卢国龙 / 252

从本体论到差异论的建构论

——卢曼的认识论思想探析 秦明瑞 / 272

由文武之道到文武之政、文武之教

——儒家治理之道的现代意义 韩 星 / 301

从《近思录》看宋儒的“道体”观念 戈国龙 / 319

宗教研究

钱穆再论“中国无宗教” 张志刚 / 331

佛教思想与婆罗门教思想的联系与差别 姚卫群 / 342

商人伦理与宗教伦理

——兼论华南地区道教世俗化运动 李大华 / 355

再论民国时期的“五教”观念与实践 彭国翔 / 386

南洋天地会神符以及其中的青莲教影响 王琛发 / 402

Contents

Philosophy of Religion

- Schopenhauer's Theory on Religion *Translated by Xu Fancheng* / 3
- "Man Is the End Itself": A Kant's Proposition to Clarify *Li Qiuling* / 32
- From "View of Psyche" to "Theory of Nature and Mandate"
..... *Yang Guiping* / 41
- Study Further Development Possibility of John Hick's Religious
Plur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ttgenstein's Late Philosophy
..... *Li Yanyi* / 70
- The Basis of Rational Argument; Moral Principle or Love Spirit?
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Hegel's Breakthrough for the Kant's Rational
System *Shang Wenhua* / 99

Classics Interpretation

- Look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Foreign
Religions from Two Dialogues *Li Cunshan* / 119
- New Mode of Exploring Divinity; John Macquarie's Dialectical
Theism *He Guanghu* / 144
- Some Discoveries to Wang Anshi's Political Philosophy *Liang Tao* / 154
- Who's "Thought"? What Position? Dimensions of "Politics" and
"Nature and Temperament" in Confucian "the Superior Man
Does not Go out of His Place" *Chen Lisheng* / 177

- The Use and its Limit of Human Intellectual in the Studies of XunZi
..... *Yang Chunmei* / 206
- Logotherapy of Sutra of Pure and Calm by Lao-Zi *Lin Anwu* / 215

Ideological Perspective

- New Model of Confucian Through Three Series and the Amish
Community Life; Alternative Life Different from Modernity
..... *Zhang Xianglong* / 237
- Interpretations on the Enlighten Everybody by Education ... *Lu Guolong* / 252
- Constructivism from the Ontology into the Difference Theory: Analysis
on Luhmann's Epistemology Theory *Qin Mingrui* / 272
- From Literary and Military Principles to Literary and Military Politics and
Education;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 Governing Approach
..... *Han Xing* / 301
- The Tao System Idea of the Confucianists in Song Dynasty from
Jin Si Lu (Reflections on Things of Hand) *Ge Guolong* / 319

Religious Studies

- Qian Mu's Further Discussion on "Chinese Have No Religion"
..... *Zhang Zhigang* / 331
-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Buddhist Thought and Brahmanic
Thought *Yao Weiqun* / 342
- Merchant Ethics and Religious Ethics;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
Secularization Movement of Taoism in South China *Li Dahua* / 355
-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No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Five Teachings
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*Peng Guoxiang* / 386
- Magic Runes in Tiandihui of the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fluences of
Qinglian Sect *Wang Chenfa* / 402

宗教哲学

宗教论

叔本华 著 徐梵澄 译

编者按：徐梵澄先生翻译叔本华之《宗教论》，时在1936年。是年《鲁迅日记》4月8日有载：“上午得徐诗荃信并稿。”梵澄信中写道：“豫才先生：奉上《宗教论》一本，请先生转致《译文》杂志。无论刊登与否，我将来要这原稿。——奉上我深深的祝福！”其时鲁迅身体状况已多有不佳，工作已然不能正常进行，至半年后殁世。后此稿由许广平先生保存，再后又为鲁迅博物馆度藏，未曾面世。2000年3月徐先生殁世，本编者开始收集并整理徐先生的文字，此《宗教论》为鲁迅博物馆无偿提供。然惜乎本编者之疏漏，未收入《徐梵澄文集》。今兹录出，以飨读者。徐先生原稿为小楷誊抄，极为整洁美观，于此可传映他彼时的工作情状，尝如他自己所言，那时他“一往求时间经济。每天从早到晚，坐在窗下用毛笔佳纸写正楷小字。慢慢一字一字译出，很少涂改，不再誊抄，便成定稿，检阅一过，便发出去。这比起草而再抄写，节省了许多时间。这办法至今仍用，值得介绍给当今写作者”（《苏鲁支语录·缀言》）。为保持译文的原初真姿与风格，徐先生之遣词造句和标点符号仍从其旧。请予谅解。（孙波 2014年9月24日）

译者序

叔本华的宗教观，在他全部著作中，只见于两处，主要的是这部宗教论，次要的是《意志与想像之世界》（今译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》）

商务印书馆，1997——编者注）一书中的第二卷十七章。

这是在欧洲近代思想界里很重要的一本书。其形体是一篇希腊式的辩论。一位是德摩菲立斯（Demopheles），名字的意思是“为了民众的利益”；另一位是菲拉列退斯（Philalethes），名称的意思是“真理的朋友”。这两位假立的人物，一是社会学者，一是哲学家；一辨得失，一审是非；一主张保守，一主张进取——换言之，以两种不同底观点分论宗教而已。

这本书所以见重于世者，因其纯学理底态度，遂能阐发的两方面的主张，是宗教非宗教的人，皆觉得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，深微而又详尽。但理论上的解决是没有的，于此也可见叔本华的悲观主义。

一篇辩论

德摩菲立斯——私下讲起来，亲爱的老朋友，我不喜欢你时常对宗教的讥刺，或竟是公开诋毁，来显出你的哲学才能。任何人的信仰，对他自己总是神圣的，因此，这对于你也该一样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我反对这结论！我不知为什么因旁人脑筋简单的缘故，便应该尊重虚伪与无理。无论何处我只是崇拜真理，正因此便不顾虑抵触它们之处。我的标语是：“真理应该长存，即算世界因此毁灭。”这合于法学者那句箴言：“公道应该保存，纵令世界因此毁灭。”每个学院应该有这同样的一句话作标语的。

德摩菲立斯——然则这标语在医学院当然是：“丸药应该捏成，即算世界因此毁灭”了（fiant pilulae, et pereat mundus）——这当然是很容易实行的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上天保佑！一切皆当加以相当的主见呀。

德摩菲立斯——那么好了：我正想使你用相当的主见了解宗教，而且看明白，要满足民众的要求，必须以其理解力为准绳。沉埋于低等劳力与物质工事的民众，意识既已粗鄙，理智亦复顽劣，然则示之以生命的高尚意识，而且要他们皆能体会这高尚意义，宗教是唯一的工具了。因为人，在原则上原来没有旁的意识，除了要满足他的生理的欲望和需求，此外还需要一点点应酬与消遣。有教主和哲人出于世间，震聩发聋，指示以生存

之高等意义：哲学家，为了少数人，特出者；宗教家，为了多数人，整个的人类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你的柏拉图说过：“群众从来是不能哲学化的。”（philophon plethos adunaton einai）而宗教便是民众的形而上学，人无论如何也该让其如此，而且也当加以尊重的：因为不信仰便是将其从民众取去了。正如有一种平民诗歌，而且，在格言与俚语中，有一种平民智慧；同样的也应该有所谓民众的形而上学。因为人总是需要一种生命的解释，而这又必须以其理解力为标准的。因此它总是在象征形态下的真理，为用，则趋于实际，趋于快乐，这便是说，作行为的绳墨，作痛苦与死亡中的慰安，也许，如果真理为我辈所得，其为用正是一样。请不要攻击它的纷拏虬结仿佛矛盾的外形：因为你，在你的教育程度中，真想不到若以深沉底真理接近粗俗底民众，要走多么曲折底路。各种不同底宗教，不过是各种不同的方案而已，民众藉此能了解其不可捉摸的真理，了解了，体会了，便相生相守，不可相离。因此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请不要见怪吧，我以为诋毁宗教，实在是褊狭，而且也不公平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但希望除此以外，不应有其他的“民众形而上学”，按照民众的要求和理解力裁成的，岂不也是一样的褊狭而且不公平么？应该使其教义为人类探求的止境之界碑，使其教义为一切思想之绳墨，而且使少数人与特出者的形而上学，如你所云，出为那“民众形而上学”之印证、护持与阐发么？然则应该使人类心智的至上之力，废而不用，无所发扬，是呀，驯至使其在萌芽时便窒死，以免其行事与那民众的形而上学相抵牾么？而且，在宗教的要求之下，那情况根本有什么不同呢？倘使一个人宣传忍耐与温和底怨道，然他自己便无忍耐而且残忍，这对不对呢？我不妨举出邪教徒的惩治和推鞠，宗教战争，十字军，苏格拉底的毒药杯，伯鲁罗（Bruno）与哇令里（Vanini）的焚身燎，作为明证！这些事在现代当然是早已过去了；但对于哲学的真实努力，对于真理的正当研求，这至上人类的至上事业，有什么更成为障碍的，除了这习俗底为政府所允许专利的形而上学，其教理向每人的头脑里在最早的幼年便灌输了，那么严肃，那么深入，那么坚固，以致，倘若人不属于毫无神秘的韧性，便要不可磨灭地胶粘，从此便永远断灭了他的健康理智的意想，那便是说，凡他平素能为独特思想和正确批判的薄弱底能耐，便永远给损伤而且毁坏了。

德摩非立斯——其实这便是说，民众已获得一种“起信”，不愿意抛弃它以接受你的信仰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呵，设若这是有理由为根据的起信也罢了！他可以拿出理由来，则我们可用同样的武器在战场上相见。但唯有宗教俱然不自托于凭理由的信仰，却自依于凭启示的迷信。凭启示的迷信，那能力最强是在童年：因此凡人便着意于对这段柔软人生期间，加以制胜。由于这，且更由于种种奇迹的恫吓与谣传，教理便生长的根深蒂固了。倘使对于人，在幼稚底童年，将若干基本信仰和教理，用了非常庄严，及他从来未经见的严肃态度，反复训导，以致毫没有怀疑的可能，或者偶尔触到怀疑，便指示说这是永劫沉沦的第一步，那么，那印象当然不可磨灭地深沉下去，以致，一般地看来，便是说无论是谁，将对于那教理以及他自己的生存，无能力加以疑惑；这也是为什么在千千万万人中，很难遇到一个理智坚强的人，严肃地正直地自问道：这是真的么？但犹有这种人，理智坚强，有能力加以疑惑，便被称为“巨灵”或“强大精神者”（*esprits forts*），这实在是过于普通人所相信的适合底称呼。但对于其余的人呢，他们觉得倘若受同一方法灌输，而不能在人内心造成深信，没有再比这更拂逆，更可恨怒的事了。设使，举个例说，杀死一个邪教徒或非信仰者，是灵魂的永生之行业，则几于每个教徒将以此为毕生之大事了，在死时也将从事业的完成之记忆里，感到慰安与兴奋；一如从前有个时期，几乎每个西班牙人真视“惩办异教”（*auto de fe*）为最虔敬最安妥神祇的工作的；对于这，在印度恰恰有一事为对照，早不久给英国人用种种方法压下去的一个索格（*Thugs*）的宗教团体，那教友入教与崇奉神母“卡离”（*Kali*）的办法，便是将他自己的朋友，或旅行的同伴，残忍地杀死，攫取他们的财物，而且非常严肃地自居于一种热情中，以为是作了非常可颂赞的有益于永生的事业了。早年灌输的宗教谬执，其力量竟那么强，以致将良知，各种同情心，及一切人道，皆抹杀净尽。倘若你要亲眼看清楚在幼年时信仰灌输所成就之事，便请看英国人吧，看这受自然特异恩宠的国家，这天赋着理性，智慧，果断的英敏，个性的坚凝，皆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，看他们吧，竟为各民族鄙视，甚至卑卑在下，刚刚是由于他们的固陋底教堂迷信，而这迷信，处于他们的其余各美德中，宛如一种固定底狂愚，一种

偏僻的谬执。这，他们是得感谢那教育的，教育操之宗教者之手，宗教者专致力于将全部信仰条文，在很早的幼年便灌注到人们头脑里去，到了脑筋一部分麻痹的程度了，终身发为荒谬的执迷，至死不悟，在他们中间常时甚聪明甚智慧底人们，也因此减色，甚至使我们对他们完全莫名其妙。设若我们想一想在稚弱底童年便灌输信仰是一种多么切实底伎俩，则当看出教会的实质，不但是人类的猥琐、愚顽与荒谬之极峰，却也非常自相矛盾，因其不自囿于在儿童情态下的民族便罢了，例如休滕图人，开回人，南洋群岛人，以及这类相同的种族，其实也曾实际收过功效的；反之，在印度，婆罗门众听基督教牧师讲道时，不免浮出微加欣赏的笑容，或报之以耸肩，而且根本在这民族中，除开很方便底机会不说，牧师们劝人入教的尝试，是不能通行的。据一个可靠的报告，第二十一卷《亚细亚杂志》(Asiatic Journal, 1826)，记载基督教会在全印度多年努力之余（其中英属地居民便有一万万一千五百万），加入了基督教的印度人，尚存在的，不外三百个，而且附加注释，这班入教者，以异常不道德著称。在若干万万人民中，这大概是三百个用金钱收买到的灵魂吧，如或从此基督教在印度更能发扬，我看毫无是处，虽则基督教会正从事于在各个通用英语课程的学校里，不顾一切反对，努力向儿童灌输教义，敷说玄言，然印度人仍用了最大的热心，加以提防，遏制。因为，如我方才说过，不是成年而是童年，正是播种信仰种子的时间，尤其不行的是倘若已有先入的信仰为主；所谓转变的胜信，如成年教徒所凭藉者，通常不过是某种个人利益的假面具而已。正因为普通人感觉这不会更有旁的缘故，所以到处在成年而转换宗教的人，为多数人所蔑视：虽则这已证明他们不以宗教为有理智的生信之事业，却不过以为是在幼年未有任何人生经验而灌输的信仰之事业。在这方面他们却是对的，也是由于不但一般盲从的群众，却还有每教中的教士们，熟读过本教的源流，根据，信条，和论难的，以其全部徒众，皆忠实地热心地依倚他们每个祖国的宗教；因此某一宗教的教徒，向另一宗教的转变或忏悔，实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事了。我们看，例如加略利教徒，完全信服他们一切教条的真理，而新基督教徒，也一样，两者捍卫本教的忏悔法，殊用了同等的热忱。然而这皈依却纯视个人生长的乡土而定，南德国的教徒，多以加略利教的信仰为归，而北德国的人民，却自依于基督教

之真理。倘若这种皈依在于客观的理由，则这理由当然是乡土的，犹如植物，这种宜于此地滋生，那种宜于另一处土地而繁荣的。而民众者，到处皆以此辈地方底皈依者为皈依，忠诚而且虔信。

德摩菲立斯——有什么关系呢，在实际上也没有分别的：例如新基督教实在宜于北方，而旧加略利教宜于南方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好像这样。但我却另有一较高底观点，眼里看定了一种较重要的对象，便是：人类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之进步。对于这进展，每人在很早的童年，无论他生在哪里，便给灌输若干成见，是一桩非常有害的事，而且他在这种确信之下，以为有被剥夺永生的幸福之危险，于这些成见始终不敢质疑。因其是关于我们其他一切智识的根本之成见，遂永远注定了一切观点，设若其本身原来是错误的呢，便随之永远迷惑；更因其推理处处侵入我们的智识之全部组织中，于是整个底人类理智，随之虚妄，深而又深了。这，是每种史事皆可证明的，最显明的是中世纪的，尤其是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历史。我们看吧，在那一切时代中，便是第一流的思想者，也因这种虚伪底根本概念，偃蹇难行，特别是对于自然的实性与影响的意见，在他们是仿佛用一块板子钉住了。因为当全部基督教时代中，有神论是一切精神事业尤其是哲学发展上的一大梦魇，阻滞着妨害着任何进步。上帝，魔鬼，妖怪，于那些时代的学者，简直是掩蔽了整个自然界：没有一种试验贯彻过，没有一事曾经穷根究底；反之，凡超乎眼前的因果律以上者，皆立即为这些事物所闭塞，潘邦纳梯乌斯（Pomponatius）将这事态描写的很好，他说：“诚然，哲学家于此不能说出近真之理，因此必须归之于上帝，天使，和妖怪了。”对于他说这话，诚可疑其为冷嘲，因为他的狡狴从来是著名的：但这也真说出了他那时代的一般思想方式。反过来说，设若真有人具备精神之稀有的韧性，单单能够拗断这种锁链呢，那么，他的著作当然要被烧掉，甚至连同他本人，例如对伯鲁罗和哇令里便是这样。——要看普通人的头脑如何因这幼年的玄学灌输弄得偏废了，可于那滑稽底另一方面显然看出，便是：当此人试行批评某种异教信理的时候，照例他将皇皇然孜孜然示人以该信理与自己的不相同，苦苦地分析出其中不但没有说出同样的道理，却也是完全不同的意向。以此，他非常纯一地相信那异教教理之虚伪，是给他证明

了。他真不会想到提出这种问题，二者之间，孰非孰是；只有他本人的信条于他是至为可靠的原理。这么一个使人发笑的例子，见于《亚细亚杂志》第二十卷中，莫里逊长老在那里批评中国人的宗教和哲学——一桩有趣的事。

德摩菲立斯——这当然是你的较高底观点了。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还有一种更高底观点。便是所谓“起初得生活，其次再谈哲学”。这句话虽一望而知，却有更广泛周纳底含义。——这大致有这么一种关系，便是将民众中的气性恶劣粗野的人们加以束缚，以免其有异常的无理，残忍，暴行，恶行发生。设若要等他们认识真理，把握真理，则必定已经是太迟了。纵令说真理已经获得，这也将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。只有真理的某种象征底装饰，或寓言，或神话，方于他们有用。必须有公理与道德的公开标准，如康德所云。是呀，无论何时这也得很高的张扬。不论那上面兀立的典型人物是什么，只要能表达出所必欲表示者，其终极总归是一样。一种这样底真理象征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为了整个底人类，是永远未能与人类相接近的真理之有用的补充物，也就是从来难于捉摸的哲学之实际的替换品；当然毋庸说这也时时变换着形容，尚没有在某种形态下得到最普遍的承认。这么，我的好友菲拉列退斯，实际的目的，在无论哪方面看来，皆高出理论底目的而上。

菲拉列退斯——这与古之毗达戈拉斯（Pythagoras）派学者递美乌斯洛克鲁斯（Timaus Lokrus）的老办法很相近似：“我们使用谎话将魂灵们管束，倘若真话不为功。”——见《世界灵魂论》——我几乎觉得很难为情，你照现代的办法，使我想起这种诗句：“依然，好友，这种时分来到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享受些好食品。”而你的介绍生于这种意见，在平时我们应该筹划好，使汹涌底不满足的群众波涛，不扰乱我们的宴席。但这整个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，今兹又甚为常人所爱用，所称述，所以我不妨急急提出反对的理由。错误者，是以为国家，民权，和法律，如没有宗教及信条的助力，便将不克正当地得以保持，而且以为司法与警务，为维持合法的治安起见，得藉助于宗教，为其不可少之补充。这是错误的，即算要反复申述一百遍。因为有明显底事实的“反证”，从古代流传至今，尤其是希腊人。凡我们之以为宗教者，希腊人根本未曾有过。他们没有神圣的典

册，也没有教条，叫人人皆接受而且在很早的幼年便给灌输。——宗教的仆役之宣传道义，也同样稀有，祭司们根本不理会道德之事，或人民行动之任何去取。完全不然！祭司的职责，唯及于庙堂之礼仪，祷告，歌唱，供奉，行道，洁祀，以及这一类的事，而这一切的目的，与个人道德的改善无关。反之，整个底所谓宗教者，在于几个系胤较高贵的神祇，各有奉祀之庙，大多是在城市中，在某城则祀奉此神，在另一城市又祀奉彼神的，祀奉是为着国家的关系，根本仍然是官方的事业。除了其中在职的司其事者外，没有任何人必须参加，或稍加信仰。在整个古代中，没有强迫相信任何教理的痕迹。只有如或某人公然否认天神的存在，或加以侮蔑，得受惩罚的：因为他是间接的侮辱了祀奉天神的国家：此外个人的态度，则各随所便。如有某人爱私下用祈祷或供奉独邀这些天神的福赐，则这事也让他个人自由，利害祸福，全由他自己负责；设若他不这么作呢，也没有人加以反对，国家更是不相干。在罗马人的家里，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福神和家神，实际上也只是他所崇奉的祖先形象而已（参看 Apuleius, de Deo Socratis C. 15, Vol. II. p237 ed. Bip）。至若灵魂之不灭，死后之生存，古人对此也没有固定底明确底概念，更没有坚信的教条，却只有非常浮泛底，飘荡底，不定底，成疑问的意想，每人有自己的方式：对于天神的理想，也同样模糊，纷歧，一人一说。然则宗教，在我们现代这名词的含义下者，古人实在未曾有过。但古人便因此陷入无政府与无秩序的状态中么？他们岂不是更以法律和社会治安为事，以致至今犹存为我们的法律和社会治安之基础呢？而那时的产业，虽然大部分是奴隶，岂不是完全得了保障么？而且这情况岂不是长存了一千年以上么？

这么，我不能承认宗教之实际用处极其必须，在你所指示出且为凡人所爱好的意义里，便是以之为合法的治安之基础；而且要加以反对了。因为从这种观点出发，纯洁而且神圣底向光明之追求，向真理之奋斗，至少将好像是堂吉诃德似的，而且，倘若有人试行在他的权利感觉里，斥权威信仰为暴君，为篡窃了真理的王冠，却不断地以此撒谎者，这种指斥便好像是犯罪了。

德摩菲立斯——宗教却不是与真理相对立的：它本身便教示真理。因为宗教影响所被之范围，不是一座狭隘底教室，而是全世界与全人类，与